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4

T5417 / 4298 B

楊升菴集
一

廿三十四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一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今校

鳳賦

黃帝晨坐於扈閣降觀於滎阿有鳥來巢命音交和
乃召天老而問焉天老對曰西申之國丹穴之山爰
有神鳥名爲鳳焉羽族三百六十以應周天天帝命
此鳥以爲羽族先其爲狀也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
尾鸛頰而鴛腮龍文而龜身燕額而鷄喙鶴植而麗



化首若護青戴仁也嬰若白堊抱義也斧若赤丹負
禮也冑若石墨蘊智也足下舛黃履信也厥像有六
厥也九六像維何頭像天足像地日像在日月像
在背翼像曰風尾像曰緯九苞維何口苞命眼合度
耳聰達舌屈伸色光彩冠短朱距允鉤音激揚腹文
戶天爲生食爰在積石其樹名曰瓊枝琦玕琅玕以
爲實琅玕之腹是曰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
琅玕與琦玕子栖必朝陽高岡之桐啄必紫脫蒼簀
之粒其飲有儀其食有質其和鳴也小音金大音鼓
音如簫自歌翰如干自舞昏鳴曰固常旦鳴曰發明

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節節足足喈
喈邕邕其音英英淒淒鏘鏘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
隨八風氣應時雨徊鬱島翔玄圃過崑崙軼底柱風
穴暮宿弱水濯羽五彩晶英九文鮮明乃先天離宮
之畜南方鶉火之精覽七德律五音通天祉應地靈
翥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天下有道得鳳象之
一則鳳過而睨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而企之得鳳
象之三則鳳集而翹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會之
得鳳象之五則鳳朝夕比之沒身居之矣於是時也
鳳翩躚帝竹而不驚宿畱帝梧而不去吸昆丘之琅

易十卷文集 卷之一
霜吞嶰山之紫露馴於宮隣爲帝司晨扈于軫車以
節路驅爰率其屬朝嘲夜啜露翥鳳翔千百爲羣朝
于明堂故曰鳳忘其翼鷲鳥忘其爪而可擾神龍喪
其角鷲獸忘其距而可御咸若鳥獸而柔緩疇若草
木而歲蕤蒼麟白騶可繫而羈鳥巢鵲梁可俯而窺
是以萬方來朝四靈咸依也乃若刳胎剔媿神龍不
遊覆巢礪卵鳳不翔畱四靈之瑞交違則萬物之庚
不由矣帝於是始作咸池之樂張于洞庭之野有焱
氏承而頌之曰鳳皇秋秋其音若簫其翼若干有鳳
有皇樂帝之心於是風后從而賡之曰舟張辟雍鶴

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力牧載而和之曰敕爾
瞽帥爾衆工奏爾光誦肅肅邕邕無怠無凶帝曰昭
乎哉天老之言也綠圖侍側拜手而贊於帝曰臣聞
縹青者曰鸞齡黃者曰鶴饒紫者曰鸞多白者曰鶴
得鳳體而分者也西有鳩雀東有諫珂北有定甲南
有錦駝鷓鷯飛光而映天綬鷄曳彩而駢羅竊鳳形
而似者也且羽嘉生蜚翼蜚翼生鳳皇鳳皇生鸞鳥
鸞鳥生度鳥度鳥之變乃產妖鳥是曰羽蟲之孽德
下衰則得其分德又下衰則得其似德極下衰則得
其孽臣恐千百世之後淡見而甘聞誣天而矯神必

求鳳而弗能將歌舞羽孽而珍貺咎徵天無口孰分
其然否神無喙孰折其真偽誠孚幾何矯枉寔多鳳
之瑞世僅見孽世則那帝曰遠乎哉綠圖之見也遂
乃命伶倫斷嶰谷之竹吹律寫鳳之音素女調三舌
之簧炙笙象鳳之翼史皇作斧辰繪鳳之羽胡曹繡
衣裳畫鳳之文又采飛龍氏之篆陳帝鴻氏之硯書
之右書曰巾几銘圖之左圖爲帝命驗

伊蘭賦

江陽有花名賽蘭香不足於艷而有餘於香
戴之髮紛經旬猶馨意古者紉佩之用類浴

之具必此物也西域有伊蘭以爲佛供卽此
漢書所謂伊蒲之供也從而爲之賦曰

英英有蘭猗猗其美謚以伊蘭寔自邛始維蘭之品
粵繁有藜曰蕙曰蓀錯迳丰茸曰芷曰蒹名殊物同
形如蒲萱盆盞是薦謠俗攸珍乃蘭之贖可佩可紉
服之媚人昔號國香今茲曷湮宜湯宜浴陳除新沃
昔聞其語今茲則認先正誓蘭謂識之艱山谷致疑
晦翁屢歎懿若卉之挺生兮何理美而琦絕旣歲蕤
以晞暘兮亦辰岑而帶岵友射干而偕生兮朋荔挺
而俱發漱玄英之朝澤兮應復至之陽月秉荼盞之

粵榮兮擅芳菲之酷烈開以景風之傲辰兮貫乎星
回之火節漱沆瀣之芳潤兮全朱明之炎德匪直十
步之有芳兮曾諛經旬之未歇乃有娥媼掩嫫靡曼
嫵昭步步移艷笑笑傾城子夫興於鬢髮昭儀寵於
體馨曳步搖之馥郁映角犀之豐盈若蘭機回文之
錦季蘭琴綠綺之聲爰色授而蒐與且目眩而心縈
倭脩梁家之髻浮渲韋娘之纓咸織指兮爭掇並巧
粲兮相迎都梁蟾蜍兮闕爾而減價虎蒲龍棗兮瞠
乎其亡菁超旃檀於雪域壓迷迭於雲清星芒當晝
而弗隱金粟未秋而先成埒瑤華兮玉蕊叶綠葉兮

紫莖堪納涼於玄圃思御風兮逢瀛詎數秋紅之閭
子豈顧晚翠之長卿爰感子兮體物遂錫子以嘉名
重爲系曰肇允嘉卉兮昉自炎皇媿人之佩兮王者
之香深谷逶迤兮無人自芳宣尼息鄴兮屈平纍湘
晨月秋風兮屬國之堂洪波霜晚兮謫仙之鄉紉遺
佩捐兮庸亦何傷體物瀏亮兮聊以相羊

鴈來紅賦

此弘治甲子余十七歲時作近得其稿錄于此
蜀城之花與玉蟬而同房漢宮之菊配黃鵠以分裳
茲纖莖兮獨異候陽鳥而敷芳盈盈渥赭奕奕鮮粧

承景火旻之下委質金神之鄉吳臺草長紅心不同
時節楚岍楓愁赤葉遠謝輝煌迎風動彩泫露生光
暎夫容兮瀕枉渚雜桂蓋兮侍君堂殘蝶畱連而驚
艷胡蜂躑躅而疑香矜隕霜之不殺咲何草之不黃
脫梧楸兮索索銷蘭蕙兮揚揚琅玕摧兮好樹簫籟
嚮兮長廊柳呈踈兮綺陌荷委蓋兮銀塘矯兮紅蘓
爛然朱芳賞生兮稀有物珍兮非常誤停車之杜牧
詫剪彩之隋皇江淹多才擬抽毫而賦詠班姬含怨
亦却扇而徬徨亂曰春花紅兮杜宇春草碧兮萇弘
茲微生兮秋穎乃借榮於春工根伴兮寒蠶名托兮

霄鴻彼游龍兮杖柱亦詩人兮爲風採佳名於飾羽
聊以貽夫雕虫

樂清秋賦

皇天平則成四時兮竊獨樂此新秋無宋玉之悲懷
兮匪江淹之離愁澹吾慮以撫景兮遁炎威於金韞
音 祛赫曦之焔焔兮追涼颶之颶颶屏羽扇而篋藏
遭 兮御紈素之輕柔聽琅玕之朝墜兮玩金波之夕流
桂連綵於山阿兮蘭倚靡於巖陬旣歲蕤其可懷兮
又芬蓋以綢繆嘉華黍與膏稷兮獲萬寶於西疇雖
四壁之徒立兮欣人足而我優蹇不樂兮胡爲兮攢

百慮以挈憂命一觴而孤斟兮奚吳歛兮秦謳慕漆
園之斥鷃兮暢逍遙以優游賦印段之蟋蟀兮庶蹶
蹶而休休

綵扇賦

江文通有綵扇賦首尾衡決訛舛復多夏日
枕痾稍爲補正

青陽謝兮朱明臨度槐景兮際梅霖日車亭午風柯
不吟纖絺在御輕羽重尋或蒲葵兮紈素又紫紺兮
綠沉空青生峨眉之陽雌黃出嶓冢之陰金膏詒河
伯之渚碧髓挺青蛉之岑竹染湘妃之淚紙搗蔡倫

之砧合爲綵扇翳君瑤琴瑤琴兮青琴知音兮賞音
解明星兮縈珮卸半月兮蘭襟墮馬罷梁家之髻含
曠捧西子之心銷獨愁兮片玉恡一咲兮千金怨蘊
隆之赫赫忘逝景之駸駸願鼓幽蘭兮白雪情寄山
高兮水深

藥市賦

蓬丘仙伯七刀圭而通神奈園老宿品千二而稱珍
何如蓉城之日重開藥市之春若夫岐摯湯液和緩
瀉滄采嘉林之嘉草掇芳洲之芳羞屏風水發書帶
山抽人參三楹來自高句麗之國桃枝九拆出於嶺

昆明之陬椒聊下虛星之舍果蓏薦織女之樓逢茅
龍之衛叔遇木羊之葛由檢本草之聖錄極山海之
冥搜別有天棘日精澤葵海藻火林之蔚炎柯雪精
之擢陽草欵冬叩冰而吐葩葶蘆迎露而先槁青綸
碧組蒼龍就食於甲辰素茵皜陳白兔騰仙於辛卯
帝休鬼鬻蕩邪而蠲憂神錦仙鹽駐顏而難老又不
若剽犀截角擗翠刪毛澄禺山之水碧醴樊桐之金
膏鮫人泣珠而酬價狼臙鯁金而解橐神鹿兩頭飲
上池之水靈鳥四翼歸金匱之韜莫不攀丹危而陟
翠險實仙的而下神囂涉淼淼馳莘莘刈翹翹伐丁

丁香草比于君子嘉卉方於女貞藤名簡子花號長
卿五芝色配乎五嶽六飲芳冠乎六清乃延巫彭招
長桑飛絳雪搗玄霜巴戎赤斧梓谷王昌蓬州塗定
辭玄武張開光希夷出崇龕之落真多棲葛瓊之鄉
黃足之鳥呼季玉而並復朱頂之鶴名令威而駢翔
負局磨鏡之翁箍桶講易之叟扶龜床於行阿策鳩
杖於林藪嚴遵之芳乳平分王烈之香膏共剖是月
也江波錦落火井星還楓瑟瑟而鳴籟菊英英而綴
斑訪名跡於古昔啓藥市於重關被開明廣都之野
帶杜宇天隳之山哀危螻於寸陰矜局竈於井谷布

濩天府之區蔓衍坤維之域八萬四千之人烟五十
四州之謠俗國無夜戶之虞人有春臺之燠郤公程
鄭之倫驥子魚文之服乍發劑以針龍奄飛符而擒
蜮黃耆背鮐蒼兪髻蝸行歌擊壤羣嬉聚沙成行鴈
鴈學語鴉鴉毛姬餌葉鳳子藏花色輝九壁之錦光
漾百潭之霞採思婦之卷耳折放臣之踈麻息風枝
之不靜起露蓼之含嗟崔公之錦云遠華陀之囊已
遐旣富矣韓康之肆寧斬乎博望之槎楊雄夢腸頓
醒滯思於雕篆相如消渴歛涓沉疴於齒牙豈知西
顛之盤露北方之河車哉有林間翁孺者起而爲系

曰黃能兮休入寢朱羆兮罷窺屏永遁兮二豎載殲
兮九嬰分菊潭兮灑灑宴蓉城兮冥冥鴻安丘繼而
作曰安期神樓散扁鵲陷冰丸銀筒昔誰蘊金瓶今
子殫謝驚風颯兮駐流電訪大藥兮浴還丹邀錢俚兮
雀躍共喬松兮鯢桓主人聞之欣然稱閔修容麗級
獻壽升筵敬緝光誦奉以周旋

戎旅賦

恭承恩譴兮于役滇越捐珮江臯兮解紳雲闕三陟
崔崔兮九折黜黜不日不月兮遂屆窮髮撫孤旅而
愴脰兮揜衆困而慙心悵圭籥之駸遄兮逾四稔而

迄今父母孔達兮懿親離而北南類連遠而分衢兮
似同波而殊潯慈鳥忻于共巢兮恒鳥悲乎異林彼
纖羽之微族兮亦命侶而跲跲何生人之舍靈兮乃
離群而弗如詠清人之介駟兮感放士之鳴鶴姬公
畏于熠燿兮尼父惜夫螻蛄屈托乘于螭豹兮莊寄
徑于魁魑在聖哲而固然兮攬古人而重歛哀吾生
之罹郵兮背中土而播荒粵戴盆而伏巖兮望崦嵫
之末光神怳恨而蜚颺兮形鬱卷而愴曩睇孫水之
浩渺兮瞻靈關之峻極聆猩猩之夜啼兮履狒狒之
朝跡尋終古之攸居兮問祝融之昔宅胥靡登而不

懼兮魑魅過而奚慄岵嶮颺揚兮含沙影流喟茲徂
春兮忽焉杪秋月兮殊於九州兮瘴卉華而歲周若
有人兮好我携旨酒兮思柔采檳郎兮綴扶畱贈相
離兮結忘憂寒鷓鷯兮爲脯露江魚兮爲修漁歌兮
爨舞白日逝兮玄景浮獨持觴而懷遠兮雜歎歎其
向甌遂還軫而休室兮隱零雨乎寂夜引簟枕而假
寐兮遙夢歸乎親舍家人嘻以款語兮問里紛其來
訝衆鷄鳴而驚余兮晨光昫乎東射悵夢歡而覺悲
兮淚承睫而交下假靈氛以歷占兮援龜頌兮余謝
曰明庭其布德兮子行歸乎肆赦系曰莫靡荒服自

易升菴文集 卷之一
中古今日月之表燭不普今章亥步窮禹罔睹兮蘭
津開道行商苦兮碧鷄望祭使者阻兮余亦何爲恒
此土兮金躍不祥順勿忤兮樂天知命去何憚兮

古度賦

有木詭容在勾之東修梯盤壤巨幹撐空閔華青帝
垂實玄工蓐收傳紺屏翳剪紅子穿皮茁房殊卉叢
膚無纖蠹腹育飛蟲有夫不名占諸義兮曰碩果不
食在剝之坤宮荒徑所漏而鼉仙未弘者歟炎皇未
嘗而左賦始崇者與烜比景灌商露果星燭葉雲布
楠榴相思爲黨隣平仲君遷爲朋故君子識之是曰

古度

石蛙賦

石蛙海錯也荀子書名紫蛙郭璞賦註曰石
蛙今方言爲龜脚本草謂之決明此蟲也而
類草每春則生華一名紫薑字亦從草謝客
詩所稱紫薑擘春流也江淹有賦未盡體物
故爲重構傳諸博物云

江之腴石之華南溟育東海家擘流吐葉應節揚葩
水妃纓佩淵客簪查珠蛤胎月錦魀孕霞孰與紫薑
名品駢嘉誰抽鼉仙之藻以泳龍伯之涯邨

蚊賦

有物于此孕于丹鷓鷓音田蚊母鳥也氏于白鳥育于朱陵

殷于豐草翾翾翾音喧小飛貌以作狀翬翬以成象昭昭以

相避冥冥以相向閣閣椽椽據以為營郁郁彬彬竊

以為名霰霰眩雨豐隆混聲貞女棄骼壯士挫精公

子不知筮諸靈著靈著曰針之喙嗜膚之利利在三

宵羣嬉羣囂醉血不驛疾斃于掌戟著頌喻寡徵諸

玉瓦玉瓦曰仙鼠聚糧萑葦之鄉伏鼈攸戕利距森

張何彼皇皇不見肅霜瓦辭難讀訊諸射覆射覆大

夫曰烟火其屯鐙燭其喜焦螟以為巢蠛蠓以為使

芸瓜而來零粟而逝秋風夕起斯害也已公子喻矣

是曰蚊理

後蚊賦

余暇之日戲為蟲賦或謂規規蘭陵之體未

盡蟲之典也夫言生於智智者不藏書事起

於言善言不引事而昔人有點鬼祭獺探瓶

記珠者良亦苦矣余也窵聞習懶直取之胸

臆而已敘之於紙為後蟲賦

邃古史皇剗奎畫今曲脚旁底古文贊蚊脚旁垂物

則今謚曰齧民蒼頡曰蚊齧民虫也昭凶德兮炎后品物世匱

資兮蠱尾虺首罔攸遺兮嗜爾蚰化通俗文蚰化為蚊百靡

宜兮擾龍儀鳳于帝庭兮嗟爾有生胡營營兮禁鼃

去臬著周經兮胡爾利策策音紫獨無懲兮玄圭紀正

炯弗昧兮丹良為羞大戴記丹鳥羞白鳥注丹鳥良也白鳥蚊也欣絕彙

兮鼇戴山抃聖播跡兮使爾負山莊子使蚊負山諒何力兮

謂爾有睫列于焦螟巢于蚊睫奚誰攘兮窳窳琅疏競來往兮

謂爾有臂莊子蟲臂鼠肝奚誰况兮明潛宵征侶罔兩兮旅

蜚成市仙孺惕兮續列仙傳吳猛事聚響成雷藩侯慄兮山中

障爾燦爾徙宜疾兮蠱不能辯對以臆兮肖翹蠕

動生以息兮淑詭妍媸寧有極兮血國三千彼貨殖

兮揚子貨殖曰蚊血國三千使將踈飲水褐博設齒然也曷云不慘嗜有國兮

赤口燒城煩言嘖兮積毀銷骨瘡痂結兮楚組齊帷

疇其隔兮赤燧頰燦罔有懾兮命曰人蠱理可說兮

惟蟲能蠱各以類兮厥以恒性賤剖貴兮人蠱不懲

蟲何罪兮百爾君子無庸喙兮

思友賦寄楊用脩附夏邦謨

何繁思之糾結兮中悶瞽以罔休晝屢飡而餽飢

兮寧膳餼之匪羞夢雜糅以恍惘兮曼旅夜之悠

悠息壅翳其煩促兮心震蕩而若浮氣鬱鬱以填

臆兮淚熒熒而漲眸志沉抑而慊慊兮魂離散而

易十卷全集

卷之十一

三

難收罹顛躓以厄窮兮茲遷逐於海甌哀蕪城之
卑溼兮古漚廣之所都形子子而窘束兮竊滯此其
其窮途覽芳菲之變化兮恒感物以增愁獸求曹
而躑躅兮鳥失侶而啁啾矧離索之淒惻兮顧寂
歷而無儔寥廓落而冥寞兮阻容與以優游極兄
弟於四海兮偉曠士之微猷人固各有所志兮焉
深淺其相侔豈不語洽而貌澤兮惟知心之難求
慨仲身之多類兮得鮑叔而攄幽僑札相感于傾
蓋兮或獻紵而縞酬仰尼父之禮瑗使兮慕贈處
于回由世重陳雷之懿行兮况以膠漆之相投王

貢出以類聚兮慶廉義以爲疇古固敦斯軌躅兮
余於是之敢偷伐木興刺於鳥鳴兮谷風以棄予
爲仇張陳隙以反目兮蕭朱卒泮然其相矛悲夫
人之昧昧兮胡纖介而成訕喟斷金之日遠兮懼
麗澤之皆流時矯首以遙望兮眇雲木之相膠復
山川之蔽虧兮邈傳置之迥脩月輝輝而照夜兮
霜稜稜以驚秋風蕭蕭而振樹兮雨汨汨以沉丘
情縹緲以快悒兮然侘傺而夷猶懷孤憤以紆鬱
兮邐迥腸而優柔嗟百歲之易邁兮胡歡寡而多
憂當其羣嬉而愉樂兮寧知愁苦而淹留欲剪迹

而橫逝兮非弱質之勝稷欲蕩志以怡悅兮畏淫
肆之爲尤固自厲其不豫兮惟靜默之相攸庶尚
友於古人兮考往則以藏謀

汎水雜體

臨遠水兮極雲海之茫茫齊桂楫以擊汰望蘿笫以
搖艤扣榜歌以流唱撫流景以徜徉沿三島之赤岸
泝九曲之滄浪詠吳趨兮渺閭闔激楚奏兮懷瀟湘
三翼青翰重英朱軌倚通川之長薄陶小春之遲晷
霞綉粲兮朗懸波澹淡兮不起語海童兮烟之潯招
漁人兮蘆之碕睇翠微趨綠水攀紫藟折素芷發清

言析玄理陳古風歌正始忽白日之西匿留情懽兮
未已指回塘以分背視星漢之空明何余心之廖廓
感越鄉之羈情聞馬融之長笛聽謝傳之哀箏翔寒
蛩而寫怨聆歸鴻而寄聲且曰芳歲歇兮芳夜闌旅
遊倦兮旅懷殫借美人兮携手聊逍遙以盤桓

戲作破蚊陣露布

非煙女將行燭姬兵敬奉堂宣式遵閫命破蚊陣于
乙夜收鷓捷于寅籌不憚宵征卽陳露布竊惟蚘化
之孽元匪貞蟲之羣似鴨似鵝久貽害于羊羅鼠夾
如虎如豹曾煽雲于甕社淮津血國三千睫巢億萬

饑方柳絮妄學阿香之聲飽類櫻桃僭擬炎官之色
胄系子子敢偷郁郁佳名捷寔茸茸擅據閣閣要地
擾仙遊之夢栩栩難成妬文苑之思便便奚用如花
越女嘖蛾撩亂錦牕似柳張郎挫精傑直靈殿投間
抵隙乘暗幸昏睫玉肌而齧花貌猶作嬌鳴刻香骨
而露芳筋未償姦志率其不逞實繁有徒惡冠蚤蜂
嘗藥之經恐漏罪浮鼃蝸待旦之術已窮夙稽誅於
金神不早降於青女某等掃除賤役箕帚微能躬糾
貫魚手戡閔蠹雖出火攻之下策亦效羽被之先登
灰釘須臾嗤負山之何力格戟少選諒遊臺之豈還
俾丈人怡神丙枕無展轉反側之虞偕女君合樹子
宮叶熊罷蛇虺之兆好音時遣薰風送欣忭曷勝捷
書夜奏清晝同馳聞敢後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一 終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丁丑封事

奏為請駕還宮事近者車駕北出都門百里之外經日未還臣等聞之躑躅驚惕皇皇無依先期一日道路相傳有此消息莫究來歷不知虛實臣等竊料陛下聖明必無此事道路所言或是虛傳故不敢輒以風聞上瀆

天聽今者百官不奉朝夕四門不納敷奏輔臣遠追於郊卿寺列次於門居而不知其忽行行而不知其所止則是道路所傳者非虛而

聖心之欲爲此行者非一日矣臣嘗聞之君人者無輕舉無妄動非無事之遊故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幄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迺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若輕舉妄動非事而遊則

必有意外之悔今

皇天所付之中國在

陛下

祖宗所傳之神器在

陛下

兩宮之孝養在

陛下臣民之覆庇在

陛下奈之何其不重且慎也夫以匹夫之微適百里之外尚且囊衣裘以禦寒暑佩弓刀以備盜賊

陛下暴衣露蓋櫛風沐雨曾不顧惜此臣等之所未解也中外意向

陛下非不知臺諫章疏

陛下非不覽然而必欲堅爲此行者豈謂邊境有山

川之美物產之饒軍容之盛田獵之樂乎臣等謂此
逆旅之觀非崇高之所事也又豈謂胡虜侵犯我疆
場寇掠我人畜宜耀我威武以飭我防守乎臣等謂
此將帥之責非警蹕之所親也今舍崇高之極而爲
逆旅之觀去警蹕之嚴而身將帥之責偏聽生姦獨
任成亂未之察乎古之聖人舉事必謀于衆
陛下試集臣民於前問之一人則一人以爲不可行
矣問之百人則百人以爲不可行矣問之千人億萬
人則千人億萬人以爲不可行矣
陛下初謀此行畿內連月大雨濘道及

車駕至止昌平京城盡日大風揚塵此非偶然蓋天
心仁愛

陛下欲畱止其行也人言縱不足聽

天意昭然不可信乎况水潦災傷正在當年糧儲軍
噐不如往日萬一偵騎乘虛惡氛卒至如去年白揚
口之舉是以逸豫之衆臨不測之地以無名之出當
猾虜之鋒其不可不豫爲之慮也審矣鑒之往古周
穆王窮海遠遊致有祁招之箴漢武帝深夜微行致
有逆旅之辱觀之

昭代則土木之變近在巳巳未及百年也當時尚賴

中國之運荷

宗社之靈用謀臣之策空府庫之財竭邊廩之積僅
克以濟然其所損亦不少矣稽之前事既如彼驗之
已已又如此

陛下聖明其不可不深爲之念也審矣臣等待罪史
官直書時事以垂久遠其職分也後之視今亦猶今
之視昔與其令後世觀之以爲今日之譏孰若今日
止之以揚後世之休乎故不敢避鈇鉞爲

陛下陳之伏望

聖明俯從輿情早還

宮闕保泰山四維之安垂史冊千年之譽實社稷無
疆之慶也豈惟臣等之幸哉

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
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脩
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
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
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噐歌一篇
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
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

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余嘗觀張平叔悟真篇云叔通授學魏伯陽畱爲萬古丹經王子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稚楊邛崃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敘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

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旣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敘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露足矣誠可咲也余旣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貲盪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

固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
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
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恠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
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周官音詁序

左傳浮誇誣誕之祖也大儒韓子乃服膺而到心末
學後生皆心惟而口誦以其文采之煒燿也周禮瀆
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詳矣其中多奇字古音蓋
劉歆受學于楊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
之固可以補天祿校文之缺爲召陵公乘之禪矣其

書不用于科舉不列于學宮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
改麻沙俗字之訛刊亦古典之巋然靈光也顧未有
表出之者亦學山一簣之虧吹劔一映之缺乎余觀
先鄭後鄭之同異相角杜氏干氏之可否相將孔穎
達則會粹四家陸德明又並刻衆切如開武庫五兵
隨所用之似張錦機百綵惟其取者乃手錄之爲周
官音詁一編以爲鈎玄提要之助羣居終日爲之賢
乎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喑夫銀鈎乍閱亥豕成羣盪
櫛行披焉烏盈貫於戲貂矣庶有豸乎青衿桐子錦
帶先醒或采下葑於朝聞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將

取飛蟲於宵肆若夫逃儒叛聖者以六經爲注脚倦
學願息者謂忘言爲妙筌或以示伊寧不唯我然心
面不同亦更咲也

石鼓文序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爲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
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
年前物也惜夫遺文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
苑此文特軋卷首裛錄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
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
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

之外見其全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爲深慊又迪所
訓釋君子員員邈邈員旂二句牽合紕謬重堪嗤鄙
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
點更不復書此易見爾迪旣誤讀君子員員邈邈員
旂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邈邈旌旗搖動貌此豈
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詁邈
邈員旂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說者也
一隅若茲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
語慎曰爾爲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
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

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爲繼
絕表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竟而先生
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惟耳言未墜手跡莫續
天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爲
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
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尾藏之
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
鼎象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

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
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
九牧之金以鑄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
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
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
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
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
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輜軒之
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爲恒而不恠矣此聖王
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

于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
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于黃帝姚姒盤孟之銘皆
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
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
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
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
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
相半信者直以爲禹益所著旣迷其元而疑者遂斥
爲後人贗作詭譎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略所上其文
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書之傳二子之

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筴尾

水經序

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三卷紀天下諸水首河終斥江
凡一百十有一曰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
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如指掌矣又紀禹貢山水
澤地所在凡六十以爲卷終限華夷判疆域利灌溉
通輓運具考是焉蓋不刊典也故以經名有宋陳振
孫者獨評其爲未精審遂啓疑於後人謂河源一派
漢使終不能窮九河故道淤塞無稽欽所記徧域中
豈必一一皆信也余竊以其說爲不然昔在陶唐水

失其行神禹平之史官紀其濬導之績于是乎禹貢
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跡之廣旁及異域圻壤悉載
淑詭畢陳於是乎山海經作焉原欽此志蓋祖述禹
貢而憲章山海者也職方王會之遺圖溝洫河渠之
雜志輶車觀風之赴告謠俗聞見之傳信其不爲無
稽之籍可知已豈必地至方問而後筆哉以余嘗所
經歷驗之自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荆楚陸走秦趙經
且萬餘里名川支川問津者無慮此書之十二徵徃
所載與今所見無至泰忤用是例其未經者雖天下
可知也謂其爲未精審者無乃厚誣與夫禹貢者聖

人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滙澤爲彭蠡東迤北
會爲滙傳者摘其爲紀者之誤至于山海經之牴牾
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此書顧不足爲禹貢之
義疏山海之補逸乎乃獨久湮於肆篋者亦由知者
鮮爾余近得之惜其紙敝墨矇乃重爲校輯止存欽
之本文若酈氏注衍爲四十卷厭其枝蔓太繁頗無
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洸引佛經恠誕之說幾數千言
亦贅已今之史傳類文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
欽之用心與其名姓俱泯焉誠可慨夫亦猶習禮者
汰儀禮而反任曲禮之傳爲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

木子春全集 卷之二
以按傳而反因傳以疑經皆貴諷說而賤本始是末
師而非往古可重慨者類此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
焉嗚呼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也已

轉注古音略序

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必展轉
注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比音小學
家曰動靜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戲讀作
嗚呼也曰引證以擬之曰某讀若云徐邈讀王肅讀
是也毛詩楚辭悉謂之叶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
義耳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寔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

韻補始有成編旁通曲貫上下千載朱晦翁詩傳楚
辭考訂盡從其說魏鶴山論易經傳皆韻詳著於師
友雅言學者雖稍知崇誦而猶謂叶韻自叶韻轉注
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余自舞象之年究
竟六書不敢貪古人之成編爲不肖之捷徑尤復根
盤節解條入葉貫間亦有晦于古而始發于今謬于
昔乃有正于後故知思不厭精索不厭深也古人恒
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以之讀與篇隱帙渙若
氷釋炳若日燭又以所粹叅之古人成編褫其煩重
補其遺漏庶無蹈於雷同兼有益于諷說乃作轉注

古音略大抵詳於經典而略於文集詳於周漢而略於晉以下也惟彼文人用韻或苟以流便其辭而於義於古實無當如沈約之雌霓是已又奚足以爲據耶今之所采必於經有裨必於古有考扶微學廣異義是之取焉匪徒以逞博糜累卷帙而已方今古學大昭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必求子雲於後世也

檀弓叢訓序

楊慎曰鑿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斟諸明高赤德又羣

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于人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一人射招或中或否未若衆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奧或以三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已孔穎達之明備或卽經之一言而行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已賀陸黃吳補緝疇列亦各殫述者之心工已陳騃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濫乎曷其沒矣茲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昭其甄藻修辭之偕循焉藂之不亦可乎雖其嘿傳妙

木子春全集 卷之二 十三
筌慙乎子休與子玄至於旁搜幽蕝累味集珍何遽
不若咸陽之懸金淮南之鴻寶哉

六書索隱序

慎自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爲折衷
迨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
則有大禹岫嶺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
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
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
經字樣張叅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
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于

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
友太原喬公希大永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
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茂美肆筆數之晚乃覺其
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犁正之而未暇也太原
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
通雅逸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謫居多暇乃取說文
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彙梓成編以古
文籀爲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
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
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繙耳遂申前說序而系之曰伏

義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
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
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
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
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
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
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
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
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
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楊雄說京房說劉

歆說杜林說賈逵說桑欽傳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
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
說甯巖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雜臆
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
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一
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
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强又增加俗
字如竹尚少爲筍昇高山爲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
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
水則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

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
黃公紹沂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
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班
得脊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
類撼樹之蟬蛸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
倍于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
剽程朱之蕩魄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
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
代竒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墻哉慎爲此感欲
以古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之說之長

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徧閱
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爲此卷深于六書者
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剽說於
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
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詰經正史訂子
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卽
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
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晚而嘉易韋編
三絕其以孔子爲揚子雲以易爲太玄而詩書春秋
爲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于雕

楊子都全集 卷之二 十五
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玄爲極致而識字爲
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焚棄春秋
而後爲不踰距哉書成并識此于卷首吾黨有喜高
論而厭下學者聆余斯言其必喙呷而心愈矣夫

宣和書譜序

宋宣和中君臣冥盱于豫樂而文具粉飾乎太平故
篆鼎銘鍾法帖名畫全集于汴京而麇載于御府其
款識形式則有宣和博古圖躡蹊總目則有宣和書
畫譜玩物溺心固蝨政之炯戒而考古資識又游藝
之不廢也晉代宮閣名魏王花木記尚有傳焉而況

是乎蚩尤之兵也夏桀之瓦也祖龍之長城也煬帝
之運河也當日之梗階後代之利用矣博古圖南國
監有刻本而此書雖中秘亦缺余得之于亡友許吉
士稚仁轉寫一帙與傳無絕云

補名賓異號錄序

史記云孔子數稱介山子而不著姓名豈隱而不彰
乎抑當世則彰而世遠則隱乎若論語所載長沮桀
溺楚狂晨門荷蓀荷蕢皆不得其姓名而因事號之
也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汪云秦處士之號抑
亦介山之流乎若甘茂號樗里子范蠡自稱鴟夷子

計然自號海濱漁父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別號之稱唐人猶未數數然至宋則人人有之或人兼數號討尋寔艱于時有名賓錄異號錄臨文開卷亦便簡閱今其書不傳暇日乃爲補之比之圍棋握槊之譜稍有益焉曾記弘治中泰陵乙夜觀經注以養心吳氏名字下問於館閣徧閱載籍竟不知也使異號名賓之書尚存則執之以對不爲愈乎

分隸同構序

自蒼頡沮誦而下科斗鳥迹以還爲八分爲楷隸其變夠矣說文訓纂字止九千玉篇龍龕至億萬異體

別構俗創訛音實繁其文焉暇日搜諸字書合于六書而又叶于八法得什一千千百振體要于碎煩名曰分隸同構嗚呼上谷之翮未覩鴻蹤曇礪之鵝空傳屢本隸古以定通今以行時乎會當有變薑芽之手元和之脚明之存乎其人知貽咲大方之家庶用詒小子之造爾

風雅逸篇序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鳳魯麟風之逸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矣曷以名之逸外三百篇皆逸也粵稽魯論兩引逸詩侈止兩韻約僅五

言後素昭文何遠興仁聖咨賢焉賢啓聖焉于是乎
取之以此其存槩彼其餘豈必無主文譎諫之旨民
彝物理之訓哉惜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
餘句散見諸書若大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沉
文若諸子瓌語網羅放失綴合叢殘尚多存之吐珠
於澤誰能不含聖喆所遺而後人拾以爲已寶茲類
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
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
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篇由前言之則太師所
職數止此由後言之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自逸詩

外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貍首鷺誦蠶蟹龍蛇後
代詞人刻意莫追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蓋不啻驚
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沒而謹其
遺者粹之亦奚啻足爲更僕之誦哉故錄首黃帝彈
歌至伯夷薇歌爲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三十一
篇爲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爲第三卷錄逸詩篇名
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四條爲第四卷
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及諸執事涉孔子者廿二篇
爲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吳趙成徐秦楚君臣民庶
婦女胥靡俳優雜歌謳操曲誦祝相曲爲第六卷第

七卷錄古諺古語古言鄙諺鄙語野語俗語故語民語不恭之語百五十條為第八卷錄荀卿成相雜辭三章俛詩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為九卷錄葛天氏八闋訖于詩延滌角有篇目逸其詞存其名義為風雅逸篇十卷終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謂之曰子知富翁好古者乎犖鼎匱駢珎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罅裂罄已懷資受市魁啗子所為嗜古辭者將無類茲吹呖之吟則穿穴也糟粕之拾則罅裂也心力之玩則罄而資依託之售則受若啗請刊落之其尚有盈辭予投筆而起負序以謝曰然業已成予不忍廢也

子之言予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筴

五言律祖序

夫仰觀星階則兩兩相比頰玩卦畫則八八相聯蓋太極判而兩儀分六律出而四聲具豈伊人力寔由天成驗厥物情可識詩律矣五言肇于風雅儷律起于漢京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于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惑紅粉素手彩色相宣是儷律本于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于梁代平頭上尾創自唐年乎近日雕龍名家凌雲鴻筆尋濫觴于景雲垂拱之上着先鞭于延清必簡之

前遠取宋齊梁陳徑造陰河沈范顧于先律未有別編真犀渠歲暇踰麋日親乃取六朝儷篇題爲五言律祖泝龍舟于落葉遵鳳輅以椎輪華瑀極摯本質叵踰矣今之論詞曲者曰套數小令各有體套數可以倣小令之嚴小令不可入套數之譚論字學者曰分隸篆籀各有師分隸可以從篆籀之古篆籀不可雜分隸之波例之詩律曷云異旃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選詩外編序

予彙次選詩外編分爲九卷凡二百若干首反復觀

之因有所興起遂序以發其義曰詩自黃初正始之後謝客以俳章偶句倡于永嘉隱侯以切響浮聲傳于永明操觚軫才靡然從之雖蕭統所收齊梁之間固已有不純于古法者是編起漢迄梁皆選之棄餘北朝陳隋則選所未及詳其旨趣究其體裁世代相沿風流日下填括音節漸成律體蓋緣情綺靡之說勝而溫柔敦厚之意荒矣大雅君子宜無所取然以藝論之杜陵詩宗也固已賞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後生之指點流傳乃知六代之作其旨趣雖不足以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拱之先駟天寶開元

楊升菴全集 卷之二
之濫觴也獨可少此乎哉若夫考時風之淳漓分作
者之高下則君子或有取焉是亦可以觀矣

選詩拾遺序

漢代之音可以則魏代之音可以誦江左之音可以
觀雖則流例參差散偶眎分音節尺度粲如也有唐
諸子效法於斯取材於斯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
是以枝咲幹從潘非淵也而可乎哉余觀漢志藝文
隋志經籍跡斑斑而目睽睽徒見其名未睹其書每
一披臨輒三太息此非有秦焚之厄漢挾之禁也直
由好者亡幾致流傳靡餘惜哉方宋集文苑英華日

篇籍自具也陋儒不足論大雅乃謹唐人而略先世
遂使古調聲聞往體景滅悲夫梁代築臺之選唐人
梵龕之編操觚所珍懸諸日月伐柯取則炳於丹牘
矣二集相略予得而收之爲選之外編又網羅放失
綴合叢殘積以歲月復盈卷帙稍分時代別定詮次
仍以選詩拾遺題其目嗚呼昔之遺帙可重悲惜者
業已莫可追及幸頗存者宜無諉矣其諸君子亦有
樂於此者歟

唐絕增奇序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効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

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侷佛者莫如絕句唐人
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
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
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汨於
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
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綵管之外咸無譏焉
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効之惑矣昔賢彙編
唐絕者洪邁混沌無擇珉玉未彰章澗兩泉盛行今
世既未發覆於莊語仍復添足於謝箋其餘若伯芴
伯謙柯氏高氏得則有矣失亦半之屏居多暇詮擇

其尤諸家膾炙不復雷同前人遺珠茲則綴拾以唐
詩增奇爲標題以神妙能雜分卷帙逃虛町廬聊以
自娛跪石之吟下車者誰與

羣公四六序

滇雲僻在萬里其士夫皆江南播移楚蜀流寓其地
高燥無梅雨之潤絕蟬蠹之缺故藏書亦可久焉慎
執戟其地垂三十載壬辰之春於葉榆書肆以海貝
二百索購得羣公四六古刻乃宋人所集不知名氏
自甲至癸凡十卷其人則首王初寮至蔣子禮五十
五人啓凡四百六十五首嗚呼四六之文於文爲末

品也昌黎病其衰颯柳子以爲駢拇然自唐初以逮
宋季飛翰騰尺爭能競工觀此籍所載若王梅溪胡
邦衡王民瞻任元受趙莊叔張安國胡仲仁陳止齋
皆一時忠節道學之臣鴻藻景鑠之士其英聲直氣
見於偶麗絺繒之中直可與陸宣公奏議上下相映
奚可以文章末品少之昔蘇文忠公稱孔明出師二
表與伊訓說命表裏豈屑屑於贅牙詰屈哉大中丞
百川張公腹笥旣富手校尤勤乃取弋於飛蟲下問
於采葑因出舊藏裝池新帙并序所得之由以廣古
賢之跡傳諸四方亦文獻之盛事乎

清音競秀詩卷序

蟠峰李子子安銜使于蜀東阜劉子作詩贈之狷齋
謝子繼之東谷敖子三之初亭程子四之耄予不敏
五之屬而和名又若柯首粹以成什乃孟冬廿日會
于凌雲之清音競秀兩亭臨睨久之且邀予篆題予
卽以二亭名名卷蟠峰子曰義曷取乎噫山水之清
音無幾耳巖壑之競秀無幾耳與夫喙鳴之善也疇
類之合也猶之山水巖壑也亦無幾耳子行萬里閱
人多矣所爲詠歎緘藏者僅是所爲畱連徙倚者僅
是茲可曰無擇穀乎率是道也於學術辨其真贗於

朋從分其鳳鷲於尚友師其峻特於剽務審其義命
可以裨身可以大畜可以樂羣可以同人畜之大者
德之崇也人之同者業之廣也推是說也雖終身行
之可也奚翅爲山水詩辭指哉毫予不敏題以爲清
音競秀詩卷序

書品序

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
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遣辭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哉
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
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執而書又非詩比謬

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工小技罔
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
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
於人曰作字欲好卽爲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
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
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楸籥先王
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
苟于物將苟于道吾所爲感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
焉得真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譚苑醍醐序

醍醐者鍊酥之碁晶佛氏借之以喻性也吾借之以名吾譚苑也夫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學道其可以忘言乎語理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博有約佛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必有實際而後真空實則擾長河爲酥酪空則納須彌于芥子以吾道而瓦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證吾道一也譚云苑云徒說云乎哉醍云醐云徒味云乎哉

丹鉛別錄序

葛稚川云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予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全璧洪答曰泳圖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棄石余之抄略譬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慎執鞭古昔頗合執葛王自束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別錄享救帚以

千金緘燕石以十襲雖取大方之咲且爲小道之觀
知不可乎

滇候記序

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日月之陰徑寸
而移雨暘之地隔壟而分茲其細也太明太蒙之野
戴斗戴日之域或日中而無影或深暝而見旭或銜
燭龍以爲照或煮羊脾而已曙山川之隔閼氣候之
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雲之臺有相風
之幌有候風之津海有星占河有括象以此知其不
齊矣故曰不出戶知天下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

非躬闢之其載籍夫九丘之書志九州之異也佚而
不傳周處作九州風土記宗懔作荆楚歲時記至於
巴蜀異志嶺表異錄皆是物也余流放滇越溫暑毒
草之地尠過從晤言之適幽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
感其異候有殊中土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
他日冀萬一釋其棘矜歸於氓蚶刈焚枯酌醴班荆坐
茅與擊壤之老聚沙之童晨夕話之亦可以代博奕
矣

四川總志序

余嘗讀左太冲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

相如嚼若君平王褒鞞鞞而秀發楊雄含章而挺生
自漢而下文章之盛無出于四子矣然豈徒四海考
雋游譚爲譽哉文之傳事之傳也去今千七百年而
談漢事如昨日繫四子之文也文乎文乎其可護乎
若夫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
東坡雄辨則孟氏之鋒距邵菴詩律比漢廷之老吏
繼炳靈而躡蹤感揆藻而騁轡與爲多矣况子安少
陵薄遊徧乎三巴石湖放翁篇詠泊于百瀼其原本
山川極命草木亦楚材晉用秦渠漢利矣先君子在
館閣日嘗取袁說友所著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固陵

文類及成都丙丁兩記輿地紀勝一書上下旁搜左
右采獲欲纂爲蜀文獻志而未果也悼手澤之如新
悵往志之未紹罪謫南裔十有八年辛丑之春值捧
戎檄蹙過故都大中丞東阜劉公禮聘舊史氏玉壘
王君舜卿方洲楊君實卿編錄全志而謬以稊文一
局委之慎乃檢故麓探行篋叅之近志復采諸家擇
其菁華褫其煩重拾其遺逸翦彼稂稗支郡列邑各
以乘上又得漢太守樊敏碑于蘆山漢孝廉柳莊敏
碑于黔江文無銷訛刻猶古削東阜公喜曰漢碑之
傳于今中原亦掃跡矣乃今得茲于遠邦不謂斯舉

之獲乎唐宋以下遺文墜翰駢出橫陳實錄有昐乃
博選而約載之爲卷尚盈七十中間凡名宦遊士篇
詠關於蜀者載之若蜀人作僅一篇傳者非關於蜀
亦得載焉用程篁墩新安之文獻志例也諸家全集
如杜與蘇盛行于世者祇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
也同時年近諸大老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
循海虞吳敏德文章辨體例也開局于靜居寺宋方
二公祠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
匝軫廿八日以畢食時而成旣愧劉安之捷懸金以
市又乏呂覽之精乃屬鄉進士劉大昌周遜校正而
付之梓人昔漢代文治興之者文翁禮殿之圖後世
建學倣焉七十子之名馬遷之立傳徵焉當時號爲
西南齊魯岷峨洙泗文之有關於道若此文翁之功
不可誣也繼文翁而作者今之阜翁歟獨愧慎華顛
白紛舊植荒落不足以揚四子之芬而成一邦之史
也恕其不敏補其未備尚有冀吾黨之助焉

升菴先生文集二卷終

